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十
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勅編集

唐紀四十七

起閏逢因敦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月凡一
年有奇始甲子五月終乙亥凡一年零三月

後學天台

胡三省音註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

萬年京縣屬京兆增慈陵翻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收御

將即亮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

初作羅一曰帛之美

羅緯也。綾文繒丁度曰古者芒屨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爲羅。

天子所至爲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

能相爲行爲子請全

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

登舟則資裝器用已

充舟中矣下至厨簞

混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

史言韓陽又運米百

艘以餉李晟

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

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
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

五月被擄州尚未春
詔命豈能遽達乎今

服月未
不取
自負囊米置

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

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

舟木音胡

擊也船
田翻
五百弩已發

矣比至渭橋比居候引蒲盜不

敢近近其時關中兵荒米斗

直錢五百及滉米至

減五之四混爲人彊

為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綃裙

衣於旣翻綃與掾翻縑帛織
無紋其精善者曰縑俗亦謂

之成而破然後易吐

蕃旣破韓旻等

大掠而去朱泚使

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

受之韓遊瓌以聞渾

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史謂致令羣帥進退憂虞類所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隙來其至臨其後欲

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

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遺唯李嗣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

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晨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

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晨諸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德分也贊曰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

秦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史謂咸陽長安古秦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

礙難以成功史謂咸陽長安古秦中史謂咸陽長安古秦謂欲進則有所羈而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

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鑒於斯須而定計

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象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

釋文曰否音副惡也臧作即翻善也上有掣肘之譏安子賤為單父華請吏於魯侯魯侯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

也臧作即翻善也下有無死緩之志兵志曰將軍死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等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

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

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倓薨倓肅宗子徐海

近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乙亥李抱真王

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

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饌饌音連糧依營而陳陳讀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憊音肅請休息數

日乃戰常侍楊布滔做天朝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

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爲于偽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

高上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爲于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剽全軍將掃河南清關

中今見小敵尤豫不擊允請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允豫未決章懷太子賢注曰允行貌也義見說

曲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尤韻文據亦未定也尤音以林翻毛晃曰允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允豫未決字從犬

不同唐史尤讀音淫誤今從晃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城西南抱真列方陳於後陳讀曰武俊引騎兵居前自

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

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趙七喻抱真

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

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資

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怵因敗圖己怵音平

悉發留守兵夾道三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

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一十卷建中三年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李惟岳本姓請歸

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王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帶定州固烈悉

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

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舊張孝忠

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

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

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衛華

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史昭曰阻滄州錄事參軍李

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說輸爲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

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

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騎奇寄翻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先悉為翻謀徒皆為邏騎

所獲邏即佐翻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語牛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給錢而

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還從宣翻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

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死中不若自死

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

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敗

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

之東東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

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駱元光之兵賊併

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

晟歛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抗諸將請待西師

至夾攻之西師謂渾晟曰賊數敗已破膽數所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

光敗泚衆於滌西敗補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必將騎兵必滿牙前將史萬

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按新書李晟傳神麋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必利賊已

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塞悉則翻刺上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

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必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

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

騎回禦之左右呼曰呼火故翻相公來賊皆驚潰涇原將士素畏服李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悉

翻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

其新翻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江戶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舍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合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

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

高明曜取賊妓女樂也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票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

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聞泚西走分兵邀

之已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詵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門曰丹鳳門丹鳳之

福門又西為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以鎮京城斬泚黨

與安門也李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兼幽

李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州盧龍節度

使見上卷是年二月恒戶登翻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

園鍾簾不移其呂翻說文曰簾鍾鼓之附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抽廟貌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

而見但以生時之宮室象貌為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杜稷非為朕也為于偽翻史言于公異晟在渭

橋焚賊守歲賊守之是為罰星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榮感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

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邠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書

日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萬一復來守歲復扶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

也宋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比必利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

授也朱泚以田希鑒為涇原節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

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通七涇州刺史夏英拒之至彭原西

城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宜州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射而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

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章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

唐紀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皆冠中故謂之裏頭內人贊上奏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介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

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

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傳箋蒸黎也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

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逆賊所知昇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著黃之中傷令仍及堅卧疑謗之名非

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賊已染汚俗尚可追明子儀勤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

止在於一身實恐玷於先烈況臣城鎮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果陳誹謗按曉書傳泚發令掌兵臨

痛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泚潛奔奉天從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廸蔣沈等劉廸事見上

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結載展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廸蔣沈等

十八卷建中四年己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還官有差賞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

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為興元府以紀元為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還官

有差賞邑備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

昌日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平物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衡平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帥讀曰率

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

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

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喪息浪翻長知兩翻不如莫枕京邑史昭曰莫枕安枕也徵授一官彼喜於恩者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

旅拒史昭曰旅眾也拒捍也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昭曰綜機

謂整治其事使皆有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中唐也

紀若機之綜纒也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

宦之常態也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理治也過高宗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將

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

款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璿七請東身歸朝直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懷光除見上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朔方將士懷光

也所部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載休頗以其眾處從從才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三橋在望賢宮之東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

馬慰撫為之掩涕為于為翻掩面命左右扶上馬上上時至官每閒日間讀日閑唐世天子以雙輒宴勳臣賞賜豐渾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鐸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

戒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漢分隨縣置隨州北一百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

於屬鄉走之記祭法屬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屬山氏炎帝也起於屬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屬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屬鄉九城志隨州屬鄉村有屬山今自襄陽至屬鄉道

路交錯發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九十九岡

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服待罪故以為無官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譟謀宣詔未畢眾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止考異曰邵志曰七月十三日驚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

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且委軍赴關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辛使留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又翻治辛卯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

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昭曰泌兵燹切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

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朝野皆屬目附之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夜憂之奈何

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將即亮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啖守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鼠伏於但恐不日為

帳下所梟

見古

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

事見二百二十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

之及泚誅吐蕃

求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

西北庭人性驍悍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後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及十姓突厥

蕃之勢使不能併

兵東使謂東使李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

二十年

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

蕃入寇如報私讎

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

以為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

四日又使辛景臻等

害公於龍興寺又曰初遣難後嗣曹王皋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崇王仕

龍興寺殺顏真卿

實錄中見封有鄉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

及舊傳云三日今從之

中使曰有教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

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教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

軍帥常為亂根

帝初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奏請往理不用命者治也力田積粟以

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龍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

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及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

于同州

九域志同州至河中進數所七十五里先悉薦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

進敗補通

時度支用度不給從度支之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

之後漢有河南令要發牙將毛朝敬守隰州

朝音通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

屬後漢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城郡赤狄唐谷如之國郡西南有桑津晉里夷賊赤狄之地漢為

北岳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成因名治吉御縣漢北岳縣也說

式南

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

內諸軍行營副元帥

渾瑊戶部又戶本翻瑊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於同與鎮國節度使

駱元光

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帥所類翻陝失冉翻使疏吏翻與鎮國節度使

於華州

廣德元年罷今復置廊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

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

三州降燧降戶江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

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丙午加渾

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殺張鑑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制鑑七贊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彬朱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上時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曷李懷光

字騎奇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代以來朔方軍

輸力王室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別貯

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建中

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閭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

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武德元年分爲縣置永樂縣屬邠州

府燧既取永樂則兵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上即位悉以禁兵

委白志貞白志貞初名白瑀珪典禁兵事始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九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

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策軍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

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事矣將即亮朝監古衙考異曰舊

之也今從實錄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僚晟謂使者曰涇州

逼近吐蕃近其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

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

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

佐俱至晟管晟伏甲於外庶旣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

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

座晟額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唯于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夢異日

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誅之環鎮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

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兩手以希鑒為衛尉卿丁丑晟錄希鑒今從之

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伯翥李澄

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李澄請降事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日二月

已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侯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

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敗補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

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趙七至城北惟怯不敢進惟去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

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縣治與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儀縣兩軍之士

日有忿鬪也突也又相忿也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

汴州刺史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太

梁勉失守事見二百二不應尚為相相息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

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睢陽悉舉其眾以授

之卒平大梁卒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變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

四年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事見且鎮江東十五州盜

賊不起皆滉之力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溫衛處發所以修石頭城者滉

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求嘉之行帝南度以為言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

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

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省悉屬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

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願上時乞宣示中書使朝眾

皆知之朝眾謂在朝百官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眾恐并為卿累也易以政必退

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混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為于雖知卿與混親舊曾得不自愛其身

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混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

為于偽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下戶婚以解朝眾之

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歸覲者歸覲省父母也令混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

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比此朕令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復扶

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語牛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混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

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問音混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混貢

米亦貢二十萬斛陳少遊時上謂李泌曰韓混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與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

見賢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補過謝陳少遊事見二韋臯幕府下僚獨

建忠義韋臯事見二百二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

還閣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朝如字下勿令

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貪諧事見堯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記王制使李盧不堪為相則

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早

遙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

奏之語牛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

上表歸順敗臣節之事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贈祭如常儀過翻淮南大將王韶

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混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

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混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混平章事江

淮轉運使混運江淮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受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疏吏恩遇始深矣

資台通鑑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下

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殣渠各翻渠尸也又餓殍為殣道殣相望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

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幾居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

制更工衡翻下更赦同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肯書讀下戶嫁翻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大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復扶上又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建中四年貶杞百揆失叙揆時叙孔安國注曰

舜舉入凱使揆度百事時事時敘無廢事業今云失敘謂事業廢也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奔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

高復於正牙論奏唐謂大明宮舍光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

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讀曰開易如字辟易言

開遠而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

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為至當當丁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怒已之孫也袁杞已與張柬之等謀二張中宗復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

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鄭滑節度授之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誠縣名隋

治所妻七細翻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

而責之鄴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邑之姪孫也李邑以讓死於天寶之末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

敗補遺闕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鄭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

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荊南節度節度之下李希烈將李忠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

更名玄佐衡工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朝直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

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鄆州故云然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也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

不從乃語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史言李懷光偷延六月辛巳以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為西川節度使為韋皋以功烈朱滔病死將士奉前

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以劉怱和留後時連年旱蝗老病生有言師之所聚

必有度支資糧匱竭洛翻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上時掌翻河中距長安纔

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少詩忽驚東偏同州北何以制之一也今赦

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先已命渾瑊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絳

咸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一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

紇南有淮西吐從職入聲統下沒翻李希烈時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

自罷耳必競起窺覲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謂解奉天圍勲今府庫方虛

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

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表翻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管入朝奏稱懷

光山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趙音遂朝直遙翻必為于偽翻考異曰

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諭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

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收復後宣慰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擅抽兵馬暢不飽從並難放此澤尤不安矣臣比年曾

與之言甚有必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時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

鞋遠取以羈之上曰卿所歎何也對曰馬燧保河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

至臣激怒令其取燧素自効必可致也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賓佐臣元上因鄭天敗元京城欲與燧相見即

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無

之令懷光解圍及懷光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今聖主之難歸官關懷光

公即如懷光之踴躍矣欲於滔後之下作倔彊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卷

資台通鑑卷二百三十一唐紀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音贈登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勲退不能効夷狄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憫入尺之軀
匿毀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也著裾前可矣欲奉荅以裙衫而取懷家累今在江東未及請雪東身大失所望若何
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徒何面目於上求朝保薦與司徒相見今雖請雪昨救書亦許東身自征之至何中
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何中
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何中
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每憂河間賊將達奚小俊等突犯關接居常不安但恐巢穴太速不有前敵者
上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卿心輕比敵如是朕甚憂之乃猶執肉肉初經難危憂慮太速不有前敵者
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卿心輕比敵如是朕甚憂之乃猶執肉肉初經難危憂慮太速不有前敵者
橋安足慮矣不喜於平懷光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下復歸官關
又安足慮矣不喜於平懷光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下復歸官關
對曰馬燧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下復歸官關
激怒之曰臣何能使人畏伏臣魯與之時言詭其為自願見機識勢今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令叔規伏先公
初告之曰臣何能使人畏伏臣魯與之時言詭其為自願見機識勢今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令叔規伏先公
有告燧者乎即日上信司表誠心復何面曰至河公卿相見當平則諸證之勢又有人不為懷光矣
軍往討則聖上信司表誠心復何面曰至河公卿相見當平則諸證之勢又有人不為懷光矣
草書寫表上駟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義告四鄰先馬然朝救而夕請其東身歸朝疑必不從然後表請全
之謀及須上駟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義告四鄰先馬然朝救而夕請其東身歸朝疑必不從然後表請全
夏陽來朝上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益知失先公忠意然論今乃易有誠奉國矣
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先公泣下拜謝後信其言曰今見卿益知失先公忠意然論今乃易有誠奉國矣
燧獨氏等諸節度使然則元正月改元於太原勸懷光討賊常侍與元帥乙未懷光十月八日拔葵加感
安至晉陽師伐之里若因必此鄭叔規始於時燧又得令叔規還敵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
從舊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望李懷光朝于馬師請赦懷光懼恐而退李公問之請全軍自備資
糧上表與師伐之里若因必此鄭叔規始於時燧又得令叔規還敵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
二萬獨討懷光鄭叔規之費軍中自備十日之內請飲其首上遣之按是時上許之
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爭之內請飲其首上遣之按是時上許之
暉鳩殺節度使張勳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
猝不可制陝謂抱暉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絕不得煩卿一往辛丑以泌

為陝觀察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貴逆命實謂與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教戶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數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以形臨之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

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

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耳語牛陝州行營在夏縣縣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城志要縣在陝州北九

戶里夏雅爾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即亮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解行庚戌加泌陝觀察使泌

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朝臣時帶節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措

言此制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樂謂有旨為進

止如王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

去唐臣當泌宣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

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

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軻楚之叩墀也牛僧孺宣曰所奏如門外侯進止此宰相之口宣

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為宣也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

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如屏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念爭也余謂煩雜泌到自安貼矣史補曰安貼也不願聞也

由是反反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客朝明曰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德所居也唐諸鎮

資台通監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爲使宅語
牛倨翻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
祭前使爲于偽翻前使謂張
勸版以祝幣以燎
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
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泌使誅
之復扶
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鴻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許之
又翻
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女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
德軍緣居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未清掘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羊船山錯耳常之北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大旱灞澹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繼支七旬
壬辰以劉曄爲幽州盧龍節度使